

王小峰、黄小邪、黄木棉、柏邦妮、汪琳等 / 著

wǒ bà wǒ mā

我爸我妈

雨川 / 主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	--	--	--	--	--	--	--	--

--	--	--	--	--	--	--	--	--

					wǒ	bà	wǒ	mā
					我	爸	我	妈

								南川 / 主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爸我妈/雨川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 - 7 - 100 - 09378 - 1

I. ①我… II. ①雨…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06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我爸我妈

雨川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ISBN 978 - 7 - 100 - 09378 - 1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34.00 元

有话要说（一）

xù dào

在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个人》中，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描摹了一个始终在寻找自己身份的小男孩。他出生于法属殖民地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和沉默寡言的母亲、辛苦劳作的祖母住在城中的贫民区，带着一个弟弟，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从未见过父亲，无从知晓家族与民族的过往。在学校里，他看到、听到居住在富人区的同学们，用截然不同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族群。成年后，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他终于站在了父亲的墓碑前。这是一个寻找自我身份、家族历史的故事。

如同加缪笔下的小男孩一样，父母往往是儿女最熟悉又很少了解的对象。尤其是，在父母这个角色之外，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社会性。在过于熟悉的表象之下，孩子会将父母与众不同的经历、性格、习惯、审美、爱好乃至口头禅都视为理所当然。少年时代，我们幻想着像鸟儿一样飞走，拥有更多的自由。成年以后，曾经的烦恼、忽视、对立，逐渐变为理解、宽容和接纳。如果给你一个

机会去重新认识他们，你会用手中素描的笔，描绘出怎样的母亲、父亲？这是一个双向的抛物线，作者和读者、父母和我们，过去和现在……

从小学开始，“我的母亲”或“我的父亲”都是每个学生必须经历的命题作文，为了迎合老师和分数的口味，刻板的模板式的写作，有既定的套路可循。然而现实里，我们的成长无一不镌刻着父母的影子。由他们组成的我们最初的家庭成为我们成长的基石和残酷社会的避风港，他们或多或少地融入我们的过去和未来。他们是我们心底不可触及的部分，是秘密，是伤痕，是底牌，是堡垒，是不容裸露的温柔所在。在约稿过程中，一个作者给我们留下了下面的文字——“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本书的主题，请把它留给我”。

只有那些愿意敞开心扉、敢于袒露内心世界的人，才能成为《我爸我妈》这本合集的作者。让一个成年人卸下平日里的心理防备与武装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习惯以含蓄、委婉和传统的方式来表达情感的国度。最终，我们收集了几十名普通作者的文章。从职业领域来看，这个作者群体，包括记者、策展人、乐评人、影评人、小说家、教师和设计师。他们的出生年代，大多介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些曾经的孩子们用勇气、真诚、泪水和幽默，击碎那堵被“教育”规划的“刻板的墙”——书里的“我爸我妈”，平实而鲜活，有弱点，有缺陷，有悲喜，有遗憾……我们带着独立个体的眼光去审视看待他们，为的是再带着一副小儿女的心肠依偎着他们。

这是一本至诚之作。当四世同堂的家族结构已成历史，当家庭这个社会微小的细胞受到冲击，父母与儿女是否只能在天各一方中彼此想念？是否只能在新旧两种价值观的夹缝中挣扎求同？在时代造就的新型家庭形态中，我们必

须承认,我们还没来得及找到平衡。在《我爸我妈》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时代的车轮碾过。它像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照见每一个有相似经历的人,照出幽默中的无奈,欢笑中的苦痛,黑暗中的亮光,绝望中的奇迹。像那个在沉默的墓碑前寻找答案的男孩一样,愿这本书如同投入湖中的一粒小石子,为找寻新的平衡发出声响。

深夜,我们收到作者的短信:“写的那个晚上,哭了……终于,有个机会谢谢我爸、我妈!”

汪琳
2012.10

有话要说（二）

xù dào

2012年开春，晚上的空气里还弥漫着冬天的清冷。

在北京西单大悦城，我第一次和汪琳谈起我的父母以及他们旷日持久的爱情。我冰冷的内心竟然在那一刻因为我的母亲泪眼婆娑……母亲去世二十五年了，在亲人的眼中，我是那个把母亲刻意忘怀的女儿，任凭墓地荒芜、茅草飞扬，我是母亲孤坟前永远不可能出现的那个人。

我和我的母亲，是两个天生“敌对”的女人。我的倔强和沉默，对应着母亲的干练和爽朗。我的记忆里，只残留着母亲不苟言笑的容颜，哮喘带来的如同悲鸣的呼吸。还有，她对我永远不会感到满意的鞭答……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却因为家庭的牵系紧紧捆绑在一起。甚至，在我卖字谋生的漫长时间里，没有一个字是写给她的。

母亲死了，父亲的一半好像也去了。

每年，总是父亲一个人在坟前祭扫。这是他们唯一相对的时间，只有他们两

个。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谈到我，或只是单单诉说他们的想念。父亲总是用守墓人的毛笔，反复描摹母亲墓碑上的名字，一年一年，一遍一遍……

每年，父亲都会说，今年用了更红的颜色。

按照中国传统的习俗，老人六十六岁生日那天要收到女儿给母亲的几两猪肉作为对生养之恩的感激。六两里脊肉，放在存了二十多年母亲曾用过的盘子里。那天，我泪如泉涌。

曾有父母的旧同事，偶然说起隐藏在母亲严厉背后的“秘密”。母亲体弱，终年卧病，“如果不能伴随女儿长大成人”的假设，令她每天都在担忧和困扰中煎熬。她自幼丧母，完全了解没有母亲羽翼的保护，自己的女儿将比同龄人的成长更为艰辛。此后，洗衣、做饭，事无巨细的家务都渐渐压在我的肩头，母亲坐视，并强求着一切。当十岁的我，穿梭在厨房和病床之间，给她送上一碗热汤的时候，我看到过她强忍的泪眼。

长大成人，的确充满着艰辛。母亲的担忧，像噩梦一样最终降临。二十几年前的那个冬夜，母亲，真的离开了。在她的弥留之际，在我们最后对望的那段时间里，一些不及说的话，却再也没有诉说的机会。这一幕，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不能碰触。

多年之后，汪琳成了我和母亲这些“秘密”的守候者和聆听者，我第一次向另一个人诉说我的想念和遗憾，诉说父亲对爱情的坚守，诉说我心底渴望被复制被传承的父母的爱情。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汪琳共同策划了这本关于《我爸我妈》小书。我们向身边的朋友们征集稿件，邀请他们从为人子女的角度，记述心中的父母。而这个话

题，往往是他们心底最柔软、最不愿意碰触的地方。汪琳在承担了大部分的约稿工作之余，我经常在深夜收到她的短信，

感慨感动之余，许多作者说，在写作的那天夜里，他们的灵魂受到了洗礼。

经过两个月的稿件征集，《我爸我妈》最终收录了39位普通作者的私人记忆。这39个家庭故事，如同拼图一般，还原了过去三十年的时代记忆。它既是出生于20世纪60、70、80年代的儿女们的集体回忆，也记录了父辈们走过的足迹。正因为如此，它超越了陈年往事的私人记录，拥有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

这本小书之所以成立，源于我对母亲迟来的理解和对父亲深深的感激，源于周边或熟识或陌生的同龄人们的共识，源于以含蓄著称的传统家庭里不被诉于言语的父母挚爱！

感谢汪琳，我的挚友，没有你这本书还被封锁在记忆的深处；感谢老木，我的美编，连续多次几乎彻夜为本书排版、修改所付出的辛劳；感谢刘雁老师，您的细腻给这本书带来的温度……

感谢所有为这本书撰稿的作者们，由于篇幅所限，封面上不能一一书写上你们的名字，但感谢你们的赤子之心使这本书成为真正的灵魂之作……

感谢这本书的读者，如果其中一些文字打动到你，请回头看一下为我们久久等候的父亲和母亲……

谨以此书献给——“我爸”“我妈”！

雨川
2012.10

目 录

mù lù

我爸	文/陈蕊	1
张家大宝	文/张莉	7
我妈,她什么也不说	文/熊寥	13
大老袁的表扬稿	文/袁颖	18
我妈叫“庭美”	文/袁颖	24
母亲与珀涅罗珀	文/黄小邪	30
俺娘	文/韩冰	36
流年	文/马诺	43
双面辣妈	文/曹玲	51
“钝胎”老爸	文 / 张子钧	59
漫漫归家路	文/汪琳	64
在你的花园里唱歌	文/汪琳	69
让我们忘记那三年	文/Judy	74
爱恨纠结的疼痛	文/丁华英	80
妈妈的高跟鞋	文/柏邦妮	85
五分之四	文/韩松	89
舞蹈	文/倪庆江	93
何笑兰之歌	文/张书林	98

和你在一起	文/张峥	106
饺子	文/王小峰	111
假如明天我要走了	文/钦岳	116
我爸	文/黄木棉	120
我会成为她	文/黄木棉	126
活着	文/李玉	131
原来你就是我妈	文/许佳香	135
奶奶爱轩轩	文/高戈	142
我们就这样长大了	文/卢韵如(台湾)	148
我和她	文/秀之树	154
下辈子还可以吗	文/陈婷	161
最熟悉的陌生人	文/高源	165
几篇作文	文/张泉	170
一切都会顺利的	文/程艳斐	175
我和老爸的N场“战争”	文/陈亦琳	180
咱俩不是外人	文/胡蓓	186
破碎的理想	文/龙莹	189
老父	文/许英生	194
爸,我投降	文/刘靖	198
我们家的孙悟空	文/蒋珂家	203
父亲的光阴	文/沈雁翎	206
他是我爸	文/李洋	212
普通父亲	文/彭勃	218
我妈	文/李铜源	223

我 爸

学校 力学小学

班级 三年级1班

姓名 陈蕊

好多人说我有浓郁的恋父情结，因而导致我迄今都是个苦逼的临近更年期的大龄“女青年”。恋父，从排除某种被既定为心理畸形的概念上而言，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我爸的一辈子，随性生长，随性作为，随性爱憎，随性饮食，随性起居……和我爸相比，我奋斗抗争的前半生远不如他由着心性的日子安然自得，如果说“能吃，会喝，三不争人先，此乃半个完人”足以形容我爸的生活状态，我得庆幸我爸乐天知命的特质只让他完成了前半部分，剩下的半个完人不知道得骄奢淫逸、令人发指到什么样儿，我想都不敢想。

内战烽火燎原的时代，我爸已经穿着开裆裤去了一个叫做幼稚园的地方，上下学有人接送，没事让大姑姑带着到爷爷的绸缎铺子里溜达一圈，“空手儿回家就叫丢”，老郭的段子就是我爸“纨绔”生活的真实写照。切糕、驴打滚儿、炸糕和蜜三刀，充斥了爸美好得有点甜腻的童年。许是小时候打的底子太好，“骨

瘦如柴”四个字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都没跟我爸挨上边儿，可爸说年轻那叫“浮肿”，老了那叫“虚胖”。

我爸兄弟姊妹五个，大伯父和大姑姑比爸爸大上十多岁，挨个儿踩着肩膀往下排，爸属于连胯骨都踩不上的那一档。奶奶四十岁头上得的老儿子，当所有孩子依照规矩都得喊“娘”的时候，爸得以特立独行，“妈”来“妈”去地叫了一辈子。

突如其来的运动让偌大的家族一夜之间失去了支撑，爷爷被抓走的那夜，爸压根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几乎得了“失心疯”的奶奶第二天却念念不忘让人把自己的老儿子按时送到幼稚园，在潜意识里这个不识字的女人觉得换个地方，就能让她最小的孩子彻底远离家里发生的厄运，如果万一……这也是保护家族最小的根儿最好的方式。但爸始终是懵懵懂懂的，上有兄弟姐妹，爸的日子吃喝如常，五岁上被长姐拉去念了小学，六岁上就学着电影里的时髦样子到理发馆给自己理了个锃亮的小分头，巨大的政治风浪被伯父和姑姑的肩膀屏蔽在了爸的生活之外，只是忽然没了父亲，爸是不是曾在睡梦里偷偷地哭醒？

爷爷回来时我都已经四岁了，爸对爷爷一反和奶奶的亲近，一声“爹”拉开了和爷爷余生几十年的疏离。我没问过爸小时对爷爷的称呼是不是已随着分离发生了改变，但在一张老照片里，爷爷身着白绸衣裤，长衫搭在一侧，这个意气风发事业有成的健硕的生意人，把还是婴儿的幼子托在手心，孩子和父亲都从心里笑到眼里。

许是家里少了爷爷的暴脾气，我的大伯父又忙于生计，在姐姐们呵护备至之下，爸开始由着性地长成了一个少言寡语的“大姑娘”，白皙的皮肤，清俊的面庞，爸肆无忌惮地吸收了这个家族所有优良基因的精华，出挑得“亭亭玉立”，是胡同里出了名的“俊姑娘”。“大姑娘”这个称号跟随了爸好多年，到现在都让爸沾沾自喜。爸的少言寡语后面紧跟的绝不是性格沉稳，爸的成绩依然是三分；

爸下乡学农依然装病，把裤腿扎紧，往家背回一裤子老玉米，爸依然会到钓鱼台的河沟子里摸蛤蚧；爸依然不爱念书，依然想方设法逃离大伯父让他念大学的宏伟规划……十六岁，爸认识了号称十八岁的妈，继续由着性子地开始了自己的早恋和初恋！

爸和妈的搭配彻底地印证了自然的平衡法则。我一直质疑爸的审美，并反复确认爸的记忆是不是被梦境混淆了。爸口述的那个“梳着两条长长的黑色大辫子，穿着蓝色工装裤的俊秀姑娘”到底是不是我妈？奶奶和姑姑们都属于秀美、清丽型的女人，没有传统北京大姐那种直愣愣的粗犷身板，她们纤细而高挑，各具风韵，尤其是大姑姑，活脱儿就是费穆《小城之春》里的周玉纹，恬静带着淡淡的哀怨。但凡事过犹不及，就像贾宝玉在美人成群的大观园偏偏爱上了病恹恹又脾气乖张的林黛玉一样，因为与众不同，又黑又瘦的妈作为一个横空出世的绝代美女跃入了爸的法眼，并且非卿不娶。

爸和妈的爱情一发不可收拾，爸的家庭成分问题成了他抱得美人归的巨大阻力；但爸既不入团更不入党，组织对爸的约束力显得鞭长莫及，矛头遂转向根正苗红的妈。积极分子们的小报告、领导的深入谈话，迫使爸的对敌策略从明转暗，爸开始“地下工作”时从敌特电影里获益匪浅，那个时候爸和妈还在一起工作，妈只需要留意爸的白衬衣就能得到无言的信号，白领子翻在外面就意味着“下班，我等你”。等你干吗啊？轧马路、看一毛五的香港电影，爸把单调的日子安排得有滋有味，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进行着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欣喜又带着些许的小刺激。爸一边抵抗来自周边所有的压力，一边帮妈担起了另一个家。当年号称十八岁的妈，在领结婚证的时候才发现当时已经二十了，直到妈去世，爸还一脸茫然地念叨，其实从来就没搞明白妈到底大他多少岁。可这并不影响爸爱妈。自幼丧父丧母，帮着哥哥拉扯年幼弟妹的妈，生性好强，靠着勤奋和苦干，把自己技术标兵的大照片登在《北京日报》头版上的同时，身体也被拖垮

了。爸的钱和补贴都给了妈，而妈转手都给了她负担沉重的家庭，爸知道一切，但他一直坚信心情好了身体也会好，这也是变相的医治和调理，他由着自己的性子顺着妈，给都给了，就不管去向。妈对她家族的照顾持续了她的一生，和爸的前半生。

我爸二十八的时候当了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爹，对给我起名这件事，我爸再度发挥了他骨子里的信马由缰。“雁”。“九月霜秋秋已尽。烘林败叶红相映。惟有东篱黄菊盛。遗金粉。人家帘幕重阳近。晓日阴阴晴未定。授衣时节轻寒嫩。新雁一声风又劲。云欲凝。雁来应有吾乡信。”九月新雁让骨子里透着的学养气在我爸去派出所上户口的瞬间发生了逆转。“呦，叫陈雁啊？现在可时兴叫‘蕊’，都登记好几个了，你想啊，你一颗心你爱人一颗心再加上你们家小孩儿那颗在最上面，正好三颗！多好啊！”户籍科中年妇女的热情推荐立马就让新晋老爸点头如捣蒜，瞬间就把我“新雁”的学养气“挥发”殆尽了。

我妈在这个问题上更加丧失了基本的立场，在我爸“三颗红心”的解释下放弃了原则，估计一定是被爸把妈的那颗心放在最上面的说法收买的结果。我的噩梦从此开始，小时候被大舌头又结巴的表妹叫成“小腿子”、“小鬼子”、“小水子”；写字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三颗心全部囊括在大大的草字头下面，始终歪着个“嘴”；念书了，被老师点名“燕”啊“蕊”啊的乱叫，不是时兴吗，怎么那么多人不认识？在我终于可以依靠笔名活着的时候，户口本里这个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傻笑的胖子的名字，直接导致了我的终身肥胖。

我妈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因为身体原因，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饭不能做衣不能洗，妈后来像老干部一样表扬在房间里闪转腾挪里外操持的爸：“想当年，你可是连块儿手绢都不会洗！”妈说得得意扬扬，爸乐得一脸“谄媚”，我看得心头火起。

但每年两次的重症抢救依然不能也不会耽误妈逛商场、请客吃饭和打毛

衣。计划经济的年代，家里三五不时地到烤肉宛吃饭，鸿宾楼的大师傅推着小车到家里把一整只烤鸭片成108片；换季之前，我和爸、奶奶爷爷的应季衣物早已置办停当，每逢年节，各家礼尚往来的烟酒糖茶都依陈年的惯例按部就班……只要是线就能被我妈或钩或绣或织成各种东西，我和爸的毛裤、毛衣需要织了拆、拆了织反复多次；只要是玻璃杯必须被我妈匹配得成双成对，我的毛手毛脚导致杯碟碗盏形单影只，给我换来不下一百次的暴打。不知道爸说了什么，妈的脾气就会自燃，又不知道爸说了什么，妈的自来火又会人工降雨……妈人缘好得出奇，可说话自有一股气势；爸貌似温润和顺，骨子里却倔犟如牛。爸和妈的相处一直都处于匪夷所思的模式，他们能在一起过日子完全不存在任何的合理性。

妻管严的日子让爸过得心满意足，妈瘫在床上的日子，爸背着妈跑遍了整个北京城，上午陪妈针灸，中午小两口找个饭馆吃饭，二十出头的爸不好意思和女人一样喝汽水，于是一杯啤酒喝成两颊绯红，妈的腿好了，爸的酒量从一杯啤酒练到了三两白干。年节单位聚餐发放的酒票爸也开始堂而皇之地领上一张。

吃喝玩乐好穿戴，爸占了全活。20世纪70年代，爸为妈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就爱上了白色的大尖领子，计划经济阻挡不住爸的脚步，黑白细格，从门口走一圈就能完成门前三包的瘦腿喇叭裤，号称踢死牛的黑色三接头皮鞋，领子尖得像个交通标志的纯白衬衫，自然卷的爸留着长长的鬓角，爸不在乎别人的看法，继续随性地由着我妈把他捋饬成英伦小朋克。

爸爱喝两口，二十斤的十年陈年女儿红爸一个月要来上一坛，有生以来我却从未见过爸醉酒；石楠的烟斗填满用蜂蜜和红酒喷制的古巴烟丝，爸的房间更鲜见狼烟滚滚；凡事随性有度，爸说他心下自有“把持”。

人都说女人如衣服，可爸说只有破了的那件才是自己的，妈病了一辈子，爸从来没想过离开妈，也从来没想过病病歪歪的妈会留下他一个人。在爸四十二

岁的时候，妈死了。在晚上跟上夜班的爸告别之后，忽然病死在了家里。爸骑车赶到医院的时候，妈已经僵硬了。天空中飘着雪，爸站在医院的停车场，一个人。那夜，我看到了一个被摧毁了整个世界的悲伤欲绝的男人。

二十几年了，清明的时候，爸总是独自去墓地看妈。爸没有信仰，但他信妈，信妈的善良、坚持和爱，爸从一个被母亲兄姐呵护的稚子成为一个有担当的男子汉，妈用她的病和她的命锻造了爸并拼命给爸留下了我。

爸在妈旁边的地方给自己留了位置，他不信来生，但有妈，爸就有了一个能拉住他的锁，爸习惯了那把锁，自觉把钥匙扔了。当年一起追过爸的女人曾问爸：

“她是你的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多年后，爸手稿里的第一句是：“她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我埋怨爸把好基因都用完了，所以我才长成了妈的翻版；他早恋就成功的完美爱情，间接预支了我该得的那部分，导致我迄今未婚。我碎碎地念叨，眼看着爸风卷残云地吃完了我面前的大半只扒鸡，忽然，爸停下来，微微皱着眉头问道：“你确认你买的是扒鸡？”